



赵本夫

赵本夫选集

第七卷

哲思小说

天下无贼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目 录

第一辑 卖驴 .....	1
“狐仙”择偶记 .....	16
进城 .....	44
西瓜熟了 .....	55
雪里 .....	72
水蜜杏 .....	91
绝药 .....	113
七个和一个 .....	125
寨堡 .....	130
多得了五元钱 .....	148
祖先的坟 .....	165
羊脂玉 .....	190
远行 .....	210
月光 .....	218
雪夜 .....	225
铁门 .....	233
铁笔 .....	239
第二辑 .....	247
绝唱 .....	247
枯塘纪事 .....	265
无门城 .....	284
老槐 .....	291
空穴 .....	311
安岗之梦 .....	333
带蜥蜴的钥匙 .....	341
天下无贼 .....	359
夏日 .....	380
收发员马万礼的一天 .....	393

---

寻找月亮 .....	403
鞋匠与市长 .....	420
逃兵曹子乐 .....	432
名人张山 .....	439
即将消失的村庄 .....	458
斩首 .....	473
石人 .....	485
守桥人 .....	497
洛女 .....	503
临界 .....	519

---

## 第一辑 卖驴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促使孙三老汉最终下了决心：“卖驴！”

那天，他给收购站往县城送货。交完货，又给人代买了东西，便赶着大青驴急忙往回返，离家还有六十里，一会儿也松不得。毕竟是上了岁数的人，四更起床，五更上路，加上刚才买东西爬了几个楼，没出城，就觉有些困顿。他迷迷糊糊往前赶，出了城，路上行人锐减。他想，离下路还有好远，反正是轻车熟路，索性睡上一阵，于是跳上车，怀抱鞭子，和衣躺下，任凭大青驴嗒嗒地踩着路面往前走。

说来巧，前头不远，有人赶一头草灰驴，拉一辆躺着死人的平板车，奔郊区火葬场。车两旁，几个护葬的男女正哽哽咽咽。大青驴看见异性同族，顿生痴情，也不管去得去不得，加快步子一路尾随，直奔火葬场去。此时，孙三老汉大梦沉沉，睡意正浓。

火葬场院子里，已有几位死者，分别躺在软床、担架、平板车一类物件上，排队静候。死者的亲属们面色阴郁，三三两两，或蹲或站，冷冰冰地看着这一簇新来的人马。

大青驴拉着孙三老汉，紧挨灰草驴那辆车，也规规矩矩地挨上了号。

---

大约是两辆车同时来到，使人误解一家死了两个人。于是，一些人同情而又好奇地围上来，先是用探询的目光看着，而后终于有人发话：“一家的？”

前车有人摇摇头，冲大青驴这边一努嘴巴：“半道跟来的。”

大伙更觉稀奇：后一辆车既无赶车的，又无护丧的。有几个人壮起胆子，悄悄围上了孙三老汉，探头细看：此人面色红润，神态安详，哪里像个死人？再一听，鼻孔呼呼有声……霎时，人们像大白日见鬼，毛骨悚然！咂着舌纷纷退后，真不知眼前出了什么事。

大青驴不知是被惊吓，还是责怪人们轻薄了自己的主人，于是不平则鸣，一耸鼻子，“啊哈啊哈”地大叫起来，引得另外几头毛驴一齐共鸣。一时驴声大作，静穆的火葬场仿佛成了驴市。孙三老汉猝然惊坐起来，不知出了什么事。他揉眼一看，这是哪里？一群人围着自己：惊、窘、奇、怕，一人一态，有人手拿架势，好像随时准备逃跑。他定定神再看，这才发现是到了火葬场。孙三老汉激灵打个寒战：我的爹！可拉到好地方来了，一圈人这么看，是当我“炸尸还魂”哩！

孙三勃然大怒！跳下车就要打驴，又想：不妥！还是先离开这块晦地。他圈过牲口，头也没抬，打一鞭冲出门去！

这种事要放在别人身上，不过是个笑谈，但孙三老汉却把它看重了。他认定，这件事正好应验了自己多少天来的一桩心事，是个极不吉利的征兆！

---

要说孙三有心事，一般人不会相信，大伙都知道，这两年他给收购站当脚力，挣了一笔钱，加上队里实行责任制，老伴做家务，儿子闺女顶趟干活，分配好转，两下一凑合，光景大变。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因为他至今不敢断定，家里富了是福还是祸！尽管一家人挣的全是血汗钱。

单说孙三老汉当脚力吃的苦，就决非常人可比。

孙三的家在老黄河沿上。这一带是三省交界的穷乡僻壤，上级管顾不周全，庄稼没种好。倒是一种叫“沙打旺”的茅草特别茂盛，黄河故道里里外外全是，一望无边。庄稼人也像这耐贫瘠的茅草一样，具有在困境中求生的能力，家家都养了许多羊。人们除了种地，就是放牧。每逢夏秋季节，蓝天之下，风吹草低见牛羊，颇有塞外风光。养羊所得，成了农家生活的重要来源。

上级在这里设了收购站。收购的羊皮、羊毛等农副产品，积攒多了让汽车拉走。可是收购的活羊却不能存留。每日五至七头，上级派汽车不值得，很需要雇个脚力，随收随往县城送。这叫公家运输的一种补充。

按说，脚力挣钱较多，应当好找，其实却不然。一来往县城一趟往返百多里，起五更睡半夜，天天如是，一般人吃不了这个苦；二来庄户日子琐碎，极少有人能脱开家务常年外出；还有条更头疼，这里偏僻，买东西不方便。有人进城，东家要扯几尺布，西家要捎几斤糖，生产队买水泵、化肥等物资，有时也

---

让代捎。一二百户人家的村子，这类事天天都有。干脆，不挣这份钱，也不劳这个神。尤其前几年“大批促大干”的时候，收购站的老脚力孙三老汉，被定为“自发分子”后，更没人敢接这个活了。有力气哪儿不能使！

老脚力孙三被折腾了半年多，那因常年奔波而隐积的风寒症，一下子迸发啦。大病一场后，左腿成了残疾，走起路来光打颤；原本好说好笑的一个老汉，也变得痴痴呆呆。谁见了谁想掉泪。庄稼地里多了这么个半瘫半痴的老汉，生产并没有上去，收购站和村子里少了这么个脚力和“代办”，却显得处处不方便。收购的活羊不能及时外运，瘦、病、死都来啦，收购站由盈利变成亏损。村里人要买什么东西，以往本可以让孙三老汉在县城代办的，现在却不得不亲自跑一趟，反倒无形中浪费了许多劳力。日子久了，都希望再有一个人干，却又没谁出头。于是又有人把目光投向孙三老汉。意思很明白，不过谁也没出口，怕的是戳痛老人家尚未平复的创伤。

但孙三老汉生就一副热心肠。他从那些期待的目光里，感受到了乡亲们对自己的信任，一颗僵冷的心重新激荡起来。前年春天，政策刚一放宽，他立刻借钱买来大青驴，二次当了脚力。这一下，大伙全乐了。

说真的，孙三老汉重操鞭子，并不是没有顾虑。前几年吃尽苦头，大难不死，现在政策放宽，谁又敢担保这不是一股风呢？但他思之再三，这件事对国家、对大伙、对自己都有益处，不

---

亏心！这才壮着胆子干了两年。两年间，他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拖着一条半瘫的腿，伏天能热个昏，数九能冻个僵，付出比常人多数倍的血汗，终于使日子有了转机。三十岁的儿子说上了媳妇，原准备给儿子换亲的闺女也有了中意的婆家，还筹备扒旧屋盖新房。

正当他踌躇满志、重整家业的时候，最近忽然听传，政策要“收”。天天晚上，都有一些人围在孙三家里闲唠，议题都是：庄稼人啥时候才能清清静静地过日子呢？结果谁也回答不了。当然，这些都是小道消息。至于上级要“收”要“管”的是哪些事，拉脚是否犯禁，孙三老汉并不清楚，也无从判断。因为多年来政策好变，昨天是允许的事，今天也可能会禁止。因此，只这一个“变”字，已使他先有三分惊慌。

那天，又听队长报信，公社将要调来的新书记，正是当年抓他“自发”的县委韩副部长。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事隔数年，如今这位姓韩的领导是否还会干那种“大批促大干”的蠢事，孙三老汉更是无从打听。那次挨批时，有人发言说孙三忘本。老汉不服，韩副部长当场表态：“你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顽固坚持，只有死路一条！”这话通过大喇叭轰的一声传出来，把老汉吓坏了。此后，他像中了魔法一样，曾把“死路一条”几个字念叨了半年。如今回想起来，仍然头皮发紧。现在，他又要回来了，孙三老汉越想越害怕。至此，心里已有七分恐惧。

---

这几天，孙三老汉一直惊魂不定，疑神疑鬼。正在这当口，平空出了这么个晦气事：让大青驴拉进火葬场，差点给“活化”了，可不正应在“死路一条”上！迷信，在人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时，最容易复活。此时，孙三老汉犹如“伤弓之鸟，落于虚发”，经不得一点风吹草动了！

孙三老汉把大青驴赶出火葬场，重新拐到正路上。他越想越恼，把车停在路旁，照准大青驴，举鞭就打。孙三老汉一肚子窝囊气全都倾泻到驴身上了。大青驴暴跳不止，一会儿便乱了缰套。孙三一身臭汗，松开手喘息了一阵，便转到驴腩后头，倒过鞭杆，敲了敲驴蹄子，说声：“提起来！”那意思本想整好缰套赶路，大青驴却以为又要打它，炮起一蹄子，正踢在孙三左额上。他惨叫一声，忙用手捂住，血却顺指缝直流出来。孙三恼上加恼，照头一鞭，大青驴一下子惊了，拉起平车就跑，平车横冲直撞，不上百十步，便轰隆一声栽到路沟里去了。等别人帮着拉上来，大青驴也摔脱了右胯。

回到家里，孙三老汉躺倒三天，长吁短叹。他思前想后，连头发梢那么细的事也没落下，一种被命运捉弄的悲哀苦苦地缠绕着他。最后，终于得出一个老掉牙的结论：死生由命，穷富在天，不由你不信！想到此处，他忽然觉得大青驴是个“恩物”，多亏它提前报个凶信，现在收摊子，还算有惊无失！

孙三老汉卖驴铁了心，可是这么卖得折大钱，这怎么行。待他头上的伤口刚好，便牵着脱了胯的大青驴，上了公社兽医站。

---

兽医站的刘站长人倒热情，可惜医术不高。十年前，老站长王老尚，因为在军阀张作霖的军队里当过马医，被清除回家。那是这一方有名的神医。要是他还在，多好啊！

刘站长围着大青驴转了一圈，叫孙三把大青驴拴绑到桩架上。刘站长抱着脱胯的右腿，一下又一下地往上顶，吭哧了半天，也没对上，末了甩一把汗珠子说：“没治，宰了吧！”说着，就要批条子。

“宰？”孙三舍不得。他记着大青驴的许多好处，人和驴共局，也不能不讲良心！还是到柳镇庙会上碰碰运气吧，说不定有个能人买去，调理好，也算救它一命哇！至于折钱不折钱，孙三老汉就不去管它了。

孙三老汉四更起床，喂饱牲口，自己稍吃了一点饭，便牵着大青驴，一颠一颠地上了路。等他十多里路赶到时，赶会的人已从镇里溢出镇外。

孙三无心也无法进入镇里，便牵着大青驴，直奔镇北的牲口市。牲口市设在一片乌压压的柳林里，里面拴着近千头牲畜，牛、马、驴、骡，一应俱全。相比之下，这里却安静得多。除牲畜不时发出的一声声鸣叫，大多数人都在默默地转游，相看和等待，完全没有街里市场上那种令人头晕的喧嚣。须知，在牲口市上，无论卖主还是买主，都是些沉稳而有心计的庄稼人。多年形成的习惯，在这里搞交易，主要靠眼神和五个指头捏码子。

---

孙三选择了一棵弯柳树，把大青驴栓上，便拧了一袋烟点着，蹲在一旁静候起来。

庄稼人对牲畜像对土地一样，具有特殊的感情。自从准许私人养牲畜，柳镇庙会上的牲口市，就成了最引人的地方。如果调查一下，私人买牲口真正拉脚、跑运输的极少，一般都是家用。庄稼人手头有钱，宁愿买牲畜，不愿买自行车。因为自行车作用狭窄，而且越骑越折钱。如果买头毛驴，作用就大啦，出门可以骑上，在这处处有黄沙的土路上，速度并不比自行车慢。当然，主要还是干活用。这一带村庄稀少，有的大田离家十里八里，运粪拉庄稼，套上毛驴，犹如水乡轻舟，便当极了。此外，牲畜还能屙粪；毛驴，小牛犊喂二年长大了，价钱能成倍地翻。这些好处都是自行车无法比拟的。老实说，就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也未必能盘算得这样精细！

孙三老汉往周围打量了一下，今天卖主多，买主更多。心想，行情倒好。

不大一会儿，一个精瘦的老头子直朝大青驴走来，到跟前看着驴问孙三：“喂！老伙计，这牲口是卖的吗？”

其实孙三早看见他了，却佯装不知，只管抽烟。听到问话，才朝他也了一眼，微微点点头。他准备拉点硬弓。他懂得，买和卖是心计和意志的较量，热乎了倒不好。这在兵书上叫欲擒放纵。若认真考据起来，孙三是孙武子的后裔，也未可知！

---

对手并不外行，掰开驴嘴：“哟！四岁口。”听话音，显然相中了大青驴，正捋着山羊胡子端相骨架，忽然发现了那条吊着的后腿：“哎——瘸啦？”

“掉胯。小毛病。一整就好。”孙三老汉三句话只用了九个字。他要让对方相信：这根本不算一回事！可是睁眼一看，瘦老头已走了。他呼地站起来，冲那人脊背大声嚷道：“嘿！算你瞎了眼。不敢吹，我这驴干活气死马！”瘦老头并不为其所动，头也没扭。

后来，又陆续来了几个人，可一看是头瘸驴，全都走开了。庄户人买头牲口，图的是当儿子用，谁愿意买个老爷伺候！

天已近午，牲口市上已进入成交阶段。多数买主不再转游，只拣相中的牲口，和卖主讨价还价。经纪人忙着从中撮合，这边打个码子，那边勾勾指头，三五个来回，就能成交一桩买卖。经纪人自己的腰包也渐渐鼓胀起来。已经有许多人牵着牲口，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市场。

孙三老汉烦躁不安，一开始那种漫不经心的样子没了，只盼有个买主来，便立刻黏住他。

又等了一阵，仍不见有人来。孙三让邻近相识的照看着牲口，自己倒背着手在柳林里转了一圈。他看看听听，心里估摸，今天上市的牲口不下七百头，成交的不会少于四百头。买牛、驴的居多，也有一些买大骡马的，这有点出乎孙三的意料。看起来，庄稼人自信得很，社会上关于政策变化的传言，并没有引

---

起多大骚动。也许，他们压根就不信政策会往好处变！孙三老汉被这庙会上庄稼人的阵势和气魄振奋了！他开始怀疑这些天自己的神经是否正常。

孙三正在发愣，猛听一片喝彩声。他循声左望，十几步开外，一群人围着一匹高大的黑骡子叫好，一个又矮又胖的老汉正拉着往外挤，脸上兴奋得放红光。咦！这不是小孩他大姨父吗？孙三心里一动，怎么？这个胆小鬼也买下大骡子啦！那年孙三挨批判，他只在晚上来看过一次，大约是怕株连。平时，孙三有点瞧不起他，可此时此地，却觉得自己远不如这位襟兄光彩、体面！这么多人围着看，好神气呀！在乡下庙会上，这要算最叫人眼热心动的镜头了。孙三使劲咽了一口唾沫，压住满肚子醋意，别转脸就走。他真不愿在这种时候和他打招呼。

孙三怀着迷乱的心情回来时，大青驴已被一群人围住。他心里一热，卖驴的劲头又上来啦，忙挤进去，打量了一遍说道：“哪个要买？这驴是我的。”

众人一齐把目光投来。孙三镇定了一下，正埋怨自己沉不住气，对面一个约有七十岁的老者凑了上来。他疏眉朗目，左腮下一颗黑痣，胸前飘着半尺长的白须，右肩上搭一根长竿竹节烟袋。孙三顿生三分敬重，又感到此人面善，却一时记不起来了。

那人显然已对大青驴相看过了，走过来和善地问道：“老弟，你要多少钱？”

“你出多少？”

---

“哎——”那人微微笑了：“讨价还价，哪有不讨价便还价的道理？”

孙三一时语塞：“这个……我是这个价买的。”他先伸出一个指头，又伸出五个指头。

“这么好一头驴，你卖它何故？”老者也并不急于问价，稳稳沉沉只打唠。

这话正触在孙三的心病上。他只好将实情隐瞒了，支吾道：“这驴……喂……这驴性太烈了。”说着摸摸左额的伤疤，引得众人都笑起来。孙三立刻又正色道：“当真！这牲口活路没说的。”“是啰！怪牲口都出好活路。”那位老者很同意地点点头，又转到大青驴身后，很随便地搭讪：“掉胯喽！”

“小毛病，驴先生一整就好。”孙三忙解释。围看的又有人笑起来，老者也拈须笑了笑，然后说：“那可难说哟！别看掉胯，会整治不过一鞭，不会整治吭哧半天，也未必能看好。”

这话说得玄妙！不是内行人决然说不出来的。孙三一个念头猛然间涌出来，忙问道：“敢问老先生是——”

“我叫王老尚。”

“嗨！”孙三证实了自己刚才刹那间的猜想，这正是十年前被清除回家的老神医！怪不得一见面就觉面熟。他想起先前当着人家面说“驴先生”，很觉失言，连忙上前抓住王老尚的手歉意地说：“看我这记性，十年不见，硬是认不得了！王先生，你一向可好哇？”

---

王老尚连忙作了回答。原来，他回家后不准行医，一直闲居，去年才平了反，因年事已高，便当退休处理。最近身体好转，心性又开动了，就在家开个门诊。他又想，万一外村牲口病重，出诊也是少不了的，便打算买一头走驴。今天赶会，就为此事。另外，在牲口市上露个面，也算开张。他刚买下一头善相的毛驴，又有几个熟人托他买牲口。王老尚满口答应，带一伙人转着转着，就瞅上了这头大青驴。

寒暄过后，王老尚指指身后三四个五六十岁的老汉，很客气地向孙三说：“我是为人代买的，你就出个价吧。”

此时，孙三脑子里摆开了战场。他见今天私人买牲口的这么多，卖驴的决心早已动摇，而且他越想越觉这事办得荒唐，它和柳镇庙会上的热闹景象无论如何也合不起拍来。现在听说王老尚也开了私诊，心里越发扑腾得欢了：这才叫人尽其才！我孙三不够大材料，一根鞭子六条腿，总能为国家为大伙办点事！老怕政策变了自已吃亏，头二年政策不变我敢买驴？我能给儿子上媳妇？眼下别听风就是雨！

孙三老汉忽然来了劲头：他奶奶的，不卖啦！可是事到此处，已经骑虎难下。有言在先，怎好说不卖？

他沉吟半晌，脑瓜里一转：有了！先前本打算一百块钱就卖的，现在，他转轴了，冲王老尚伸出两个指头说：“这个数！”心想，我多要了一半钱，还不把他吓跑？

---

“二百块！”围观的有人惊叫起来，心想，这老小子漫天要价，不是诚实买卖。

这时，外圈挤进一个人，粗喉大嗓地咋呼道：“多少？二百块！就凭这头烂驴？吓！你掂个棍抢人家去吧，不怕牙碜！”这是屠户胡二的愤愤之声。

“咦？不买拉倒！”孙三硬邦邦地顶道，解开缰绳就走。

“好！就依你。”这当口，王老尚突然上前拦住，抓过缰绳，回头冲着托他买牲口的：“你们谁要？”

……

几十人没一个搭腔的，你推我拥，自己尽往后缩，意思都嫌不值。孙三暗自高兴。

王老尚心里明白，笑笑说：“看这副样子，价钱是高。治好腿，价钱可就低了。值这个数。”说着，他直直地伸出三个指头。

“三百？”又有人喊出声来。那几个买驴的老汉仍然犹豫不决。

王老尚收住笑容，突然挽起袖口，向周围看热闹的拱一拱手：“请各位退几步，闪个空。”说罢，向正在发蒙的孙三要过鞭子，藏在背后，又让他一手扶正大青驴悬着的右腿，自己慢慢踱到大青驴左前方。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谁也不知王老尚要变什么戏法，忙闪开场子，一圈人鸦雀无声。

王老尚静静地站在大青驴左对面，和眉善目地看着它，足有半分钟。等它完全丧失警惕了，突然圆睁二目，暴喝一声：“呔！”同时向大青驴左耳朵尖刷地就是一鞭！大青驴猝不及防，猛然

---

惊跳起来，整个身子全压在右后方，只听“呱哒”一声脆响。等大青驴前腿着地，右后方那条腿也不再吊着，四条腿轮番踩着地面。这一着远近闻名，叫“神鬼鞭”。就是在突然的打击下，利用牲畜自身的力气接胯复位，这比抱着驴腿捋高明得多。

王老尚上前交过鞭子，接过缰绳在人圈内走了两遭。大青驴仅有微颠，那是余痛未消，腿骨显然已复了位！周围的人这才想起喝彩，一时间掌声、叫声响成一片。

响声未停，那几个买驴的一窝蜂抢上来：“我要！”

“我先托王先生的！”

“我买！”

“……”

几个人正争得不可开交，孙三突然大叫一声：“我不卖了！”

只这一声，里里外外的人全都愣住了。大伙一看，卖驴的老汉脸红得像个下蛋的鸡，噌噌噌！一连三步，从王老尚手中夺过缰绳，拉着大青驴扭身就走。

卖主突然变卦，使整个气氛为之一变！人们把目光在卖主和买主之间投来投去，不知事态会怎样发展。

在买主中有一个精瘦的老头子，正是孙三的第一个买主。一愣神，他立刻带头叫起来：

“讲好的价钱不卖，说话算放屁？”

其余几个也一哄而起：

“不卖不行！让大伙评评理。”